

I247.7/92



长城魂

赵熙

長城魂

趙熙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秦岭文学丛书

长 城 魂

赵 熙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208,000

1984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4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90 定价: 0.90 元

目 录

桔花	(1)
雪	(19)
瘦小的身影	(40)
年夜	(48)
归乡	(65)
故土	(76)
悲喜剧	(85)
秋	(99)
静静的夜	(120)
山曲儿	(128)
憧憬	(143)
桃子熟了	(154)
落榜之后	(166)
长城魂	(176)
绿风谣	(194)
吴家院	(213)
娥儿	(224)
山径	(237)
送你上大路	(250)
大漠风	(267)
朱师家事	(285)
附：面对陕北的父老们 ——在西北、华北部分青年作家 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	(300)
后 记	(309)



桔 花

因一件临时任务，我又来到了藏在秦岭山中的小城。

小城环山，临着江水。一条公路穿街而过，瞬息间可以览遍整个市容。小城所变化的，是新建了剧院，招待所由木板房改成了现代化楼房，其余也大都依旧。

我被安排在招待所二楼一间讲究的宿舍里。我在躺椅上喝完茶，习惯地打开窗户，眺望雾濛濛的秦岭山色，感到沉闷——一九七六年的初秋，秦岭山是多么阴晦啊！

忽然，楼下小院里冲上一股笑浪，我探身下望，只见院中出出进进的是一些衣着雅素，不同乡间的女演员。哦，看那墙头上的大红标语，原来是省文工团首次来小城演出了。

隔壁房子的女服务员，说话声音很高，也在热谈着今晚的文艺节目：

“今晚演《山雨》，好戏！”

“票，陈局长管着哪！”

“哎依，你不是和陈局长在黑河中学同过学嘛，给咱弄两张，只要两张！”

“哼，人家当了官，还认得咱老百姓！”

.....

这时候，楼下会客厅里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，头发稀黄，面色白净，穿着中式灰大褂的老人。他身旁陪着个瘦矮老头，胡子刮得净光，一身整洁的灰制服，严肃、谦恭，不住地向灰大衫老者点头：

“王主任，这回送戏进山，太辛苦了，快休息吧！”说着一边用手挡路。

王主任细长的手，捋着额前的银丝，面带愁容：“唉，多年排不出个‘戏’，问心有愧呀。刘局长，你是知情的，戏不好搞，就说《山雨》吧，还没敢正式拿出来，下乡演，刘局长可要多提意见啰！”

“哎，哪里话，各有各的难处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”瘦老头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。

跟在刘局长身旁的，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。她身材修长、端庄。时兴的蓝涤卡外套，衬着绿军裤，显得合身、大方。她站在瘦老头一旁，向王主任微微点头。在客主频频挥手告别的一瞬，我忽然看见了那位女同志的脸——一张清秀惨白的脸，故作端庄却掩不住年龄上的稚气。我忽然觉得眼熟，该不是她——桔林山的陈桔英！可是，我马上又自我否定了。眼前的她，怎么能和秦岭桔林里的那位山村女教师联系在一起呢？

二

对于曾经摇撼过我心灵的人和事，我总是怀着热情。此刻，想着秦岭山中的陈桔英，使我在招待所再也呆不住了。桔英，她现在该在哪儿呢？也许还在桔林，也许……

我想，只有县文教局能得知她的近况，便匆匆地来到县革委会二层楼上。

门敞开着。象教室一样的办公室，空无一人。桌子上蒙着长久未拂的尘埃，地上是倾倒了的墨水瓶，撕碎的标语纸屑——县文教局，简直象被盗过的烂库房。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。

我呆站了一会儿，没有人，只得怅然退出。就在这时，对面的小屋里，伸出个灰发、瘦脸。呵，那崭新的灰制服，不就是刚才在招待所碰见的那位局长吗！

他眯着眼，打量我，低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我想打听一位小学教师——陈桔英。”

“哦，是陈局长，她在，在。”

我赶紧说：“我是找陈桔英，原来桔林小学的教师。”

“对，对，就是她。去年就被提拔当文教局副局长了。”

呵，我心里一惊：她，今年大约二十来岁——县文教局副局长。想不到，会提得这么快！不过，我又一想，这几年，老干部都“靠边”了，到处都在抓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进领导班子。桔英是出名的山村教师，提拔当文教局领导，这也符合潮流的需要。于是，我心里又平静了。

老头殷勤热情，忙领我拐上三楼。一上楼梯，就认真地喊：“陈局长——”

楼道上哑然无声。

“桔英——”楼上照例无语。

他眉头一蹙：“你稍等等，我给你找去。她就住在南边靠西第五个房间。”

老头悄然下楼了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下意识向第五个房间走去。一瞄，门虚掩着。挨窗下桌边床上，斜躺着一位女同志，好象睡着了。

我轻轻地敲门。

她起来了，拢过散乱的头发，转过身。

啊，就在这一刻，我惊疑得不敢进门。她，就是刚才在招待所望见的那位端庄年轻的女同志！

她见我冷漠淡然，显然也认不得。

刹间，我们相对无语。她是陈桔英吗？我惊异这想不到的变化：她，再也不是我印象中秦岭的桔英——朴实热诚的山姑娘了。她个子猛长了一头，粗辫变成短发；最明显的是那黑红健康的圆脸盘，变得淡白而拉长，显然是成年化了；加之涤蓝外套，时兴的绿军裤，使我感到，我好象站在一位陌生的城市姑娘面前了。

“你是——”她毫无表情地动了动嘴唇。

“我，老赵，认得吧！”

她眉尖微皱：“是那年拍电影的老赵！”

看来，她是忘却了我。我冷冷地说：“不，四年前，我写过你的材料，你还给我吃过红苕糖呢，那是桔花盛开的时候……”

这一提，记忆的闸门忽然打开了。成人化的她，孩子气地一跳，跑上来。那没有血色的脸上，泛出一抹红晕；一双发黑的大眼，闪射出一瞥热情的光亮。哦，只有从这点热情

的光芒里，我似乎看见了过去桔英的影子。

她和我高兴地握手，并给我斟上“陕青”名茶，可我很局促。我看见房子是刚刚粉刷过的；窗下的红漆桌，散发出生漆的气味；桌角堆起半尺厚的文件和报纸，说明工作的繁忙；桌旁的斑竹书架，大半空着，应时的小册子和崭新的经典著作占去一角空挡；只有床边靠墙处的竹躺椅和小茶几，说明了她的身份。

我环视这一切，慢慢地坐在藤椅上了。我没有话，只是稍许翻动桌上堆积的文件，是一份推广“小靳庄经验”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材料……

我懒得再翻下去，随口说：“忙吧！”她摇摇头：“不忙也不闲。”我说：“当局长了，不容易吧！”

她惨淡地一笑：“什么局长，我哪能胜任？在桔林拖了多半年，可领导谈话，说形势需要。咳，来了，成天就是开会，搞运动，踢皮球，憋得我快要发霉了——”

她刚要继续说下去，门外有脚步声。她停住话头，眼角向门口警惕地一眺，轻轻地走过去，重又掩上门，走过来，小声而诚挚地说：“我真怕。不敢前，不敢后。也不知道该抓些啥子，谁也不给我布置个工作。自己想着干吧，总怕犯路线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是文教局长，就该好好把学校工作、教学质量抓抓。”

“哎，我真急哪！学校砸烂了，教师灰溜溜，学生不上课，问题成了堆，文教局最近召集各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。可上面来了文件，要把教师会变成‘转弯’会，又要搞运动……我向刘局长提出下去蹲点，刘局

长说，他上了年纪，看情况也难搞多长时间了。领导上的意思，叫我赶快熟悉机关工作。可机关，机关，真是活受罪——”

桔英有些激动，声音刚一高，门口又有响动。她立即收住话，变得神色庄严起来。

在这沉寂的一瞬，我忽然发现窗台的角落里，斜插着几枝小花。呵，桔花，淡白的小桔花！你是什么时候被采摘到这里，却已经枯萎了，低垂着头？！

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一下被搅乱了，又好象压上了重重的铅块。在这一刻，我痛苦的难以说话，我觉得，我心目中的秦岭桔花，只是遥远的过去，只存于美好的记忆之中了。

桔英现在的变化，使我更多地想着她的过去。

三

那是四年前的春月天，省上召开团代会的前夕。我因为负责材料工作，听到团县委书记，谈起在深山老林里工作的一位年青女教师。她的事迹，引起了整个材料组的震动。

她，陈桔英。十六岁那年刚刚初中毕业，当党支部书记的爸爸——一九三五年的老红军，把女儿送到距离家乡五十多里的桔林大队。在一座石屋子里，第一次为山村办起了小学。姑娘人小性倔强，象一颗松籽，在这荒僻的山村扎了根。由于山大沟深，上学的孩子来去不便，她又在周围五个小村开辟了巡回点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冰天雪地，她总是常年奔走在山乡野岭……

多年搞材料的经验告诉我，这种来自生活中的发现，却常常是闪烁异彩的矿石。于是，我决定亲自前往采访。

是秦岭桔花初绽的时候，我来到了小城。又从这里出发，翻山越岭跋涉一百多里，终于来到了桔林。桔林，座落在一个紫雾缭绕的深谷里。绿生生的桔树，掩映着几块石板房子。跨过谷底小溪，穿过开着小白花的桔林，前面是一块绿茸茸的草坪，靠山畔是两幢石头垒起的小屋，裹在一片桔花的幽香中。依稀可辨的，是石头墙上刷着的几个灰字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

这就是桔林小学。

已是傍晚，桔英刚刚摇铃下课。她中上个儿，晒得黑红的蛋圆脸；短辫、草鞋、土蓝布衫；手拿个小铜铃儿；一双乌黑的大眼，打望着我这远方的不速之客。

在石头垒起的小屋——教室兼她的宿舍里，我们围着地窝火攀谈。她坐在原木墩“凳”上，腼腆地低着头，只是不住地拨着柴火。火苗，把她的脸，映得象朵红山茶，连微翘的鼻子尖也沁出了汗珠。问得急了，她一笑，又一个劲地把盛着“红苕糖”的竹筒，推到我手边，从滚沸的“吊锅”里，给我倒上茶水……

对于采访者来说，莫过于遇上这样羞涩的少女，使人为难了。

暮色苍茫，山风起了，桔林里一片飒飒响。忽然，有几个小姑娘从外面跑回来，浑身淋湿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外面下起了雨。其实，秦岭的山雨和林中的雾一样多。这对于桔英自然习惯，而对于我这山外人，却有些心神不定了。

桔英把小姑娘拉到身边，叮咛着：“今晚你们不回去了，就和我睡一起。”

雨声，沙沙地下大了。桔英静听一会，站起身，抱歉地

对我说：“同志，明天再谈吧，我要去野狐岭巡回上课，现在得走了。”

我吃惊地说：“下雨了，天又黑……”

“我惯了。”她不在意地说。一边披蓑衣，挽起裤腿，又给草鞋上勒条棕绳，点起一枝松明，把书包搂在怀中，出了石屋。

桔林一片呼啸的风雨，沟底是河水的咆哮。

“陈老师，拿上，竹马！”小姑娘喊。

她回过身。伸手接过孩子递给她的竹杆儿，向我一笑，又转身，拄着“竹马”，踏着石阶，钻进桔林的风雨中了。

她走远了，留在我耳畔的是秦岭山雨的呼啸。孩子们偎依着我，挤在石屋门口，望着黑黝黝的深谷林海。只见松明忽隐忽现，后来，几乎灭了，眼前一片墨黑，使没到过山里的人感到恐惧。隔了好半晌，松明，又在前面的莽林山腰闪亮了。象黑夜的星，象海中的灯，孩子们兴奋地跳起来。有的告诉我，不用怕，陈老师常给我们说，这条山路从前还走过红军呢；有的张声呼唤：“陈老师——给你唱个歌——”

于是，孩子们向着山林的松明火，齐声唱起来——

送红军，大路口

红旗，红马，红缨头……

那一刻，歌声、雨声、风声、水声，拌着屋前桔花的郁香，一古脑地涌漫在我的心腔；而那莽林中的松明火，象星儿一样闪在眼前……

多么纯朴热情的山姑娘！多么美的秦岭桔花呵！可是，现在……

四

尽管我心凉意灰，桔英还是热情的。她让我看她 and 桔林孩子们的合影，又想说什么，瞟一眼门口，欲言又罢。

这时候，有人叩门。随着进来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人，约莫二十四、五，头发蓬松，脸膛红润发亮，穿着时兴的军绿上衣，手提黑塑料皮包，迈动着轻快的脚步。

桔英向我介绍：“县委巩秘书。”

他只款款微笑，也不招呼，坐在桌边藤椅上。

他半晌无语，仿佛有公事。我便起身要走，桔英一把按住我：“不要紧，你是省上来的，对你，没啥子保密。”

“呵，省上？”神气的年轻人站起身，上下打量我，漂亮的大眼一闪，连连点头：“坐，坐，没啥事。”

我坐下了，也想不出说什么。年轻人心神不定，终于对桔英低声说：“批判稿，写了没？”

桔英平淡地摇摇头：“没写。”

“桔，桔英，你怎么没写，哎！”巩秘书忽然烦躁起来，“刘局长问题大着哩，你看——”他从黑塑料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文稿，朝桌上一掷。

“怎么，没过关？”桔英惊讶地拿起文稿。

“哼，过关？刘局长的报告，林主任批的——难得的反面教材，公开的翻案书！”他霍地站起，手插在裤兜里，威严地在屋子里踱起步来。

“啊……”桔英倒吸一口气，瞪大眼，瞅着文稿上用红铅笔胡乱画的大问号。我瞄见文稿题目是：提高教学质量，安定

教学秩序。

桔英拿文稿的手，微微一抖，无力再翻下去，口里喃喃地说：“学校乱极了，我们研究，想解决一下具体问题，这怎么……”

“唔，你还研究了？”巩秘书瞪大了熬得发红的眼睛，郑重地说，“桔英，你真糊涂，这是‘转弯’学习班嘛，怎么能作这样的报告。现在，你千万要咬死，给他全推上！”他嗖地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，“林主任已经做了部署，先让刘局长在会上全都放出来，”他一挥手，“讲完就批！文教局的问题很清楚，复辟回潮的根子在刘局长。林主任对你——”他抱怨地，“桔英，我常给你说，在路线上，咱们一定要旗帜鲜明！可你的批判稿，到现在还没——你，真是……”他眉头一皱，脚一顿。

桔英无动于衷。她咬着嘴唇，盯着他，把文稿扔向一边，不语。

敏感的巩秘书，似乎感到了桔英的情绪，他眼一眯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你呀，还生我的气？”他贴近她，“其实，我哪一点不是为你想呀！我在林主任面前为你挨了批评；为你，说了多少好话；我还建议，让你在明天的教师会上，头一个站起揭发刘……桔，桔英，大形势定了，各地都在层层揪，刘局长——完了……”

“呵，你是这样……”桔英象被电击了似的，脸色煞白，眼珠呆滞，木然地，象一尊塑像。

“桔英，”巩秘书愣了，“你怎么啦？明天，就在明天开会。你需要帮忙，我，全力以赴——”

话没落音，桔英忽地站起身。在这一刻，她的脸盘充

血，象受了侮辱似地一甩蓬乱的头发，几乎是口吃地冲着他：“我，我领了你，你的好心！告诉林……我发言！”

聪明的巩秘书，一下懵了，实在难以理解桔英的话味，他瞟一眼身旁的我，迟疑，困惑，可怜。又连忙点头：“好，好，你好好准备，准备……”他夹起塑料包，勉强地咧着笑嘴，出去了……

“哼，讨厌！”桔英“啪”地把门一关，旋风般地走过来，也不理我，也不说话，对着窗外苍茫的秦岭山色，发愣，呆立。忽然，她肩头耸动，再也忍不住，伏下身，爬在桌边呜呜地哭了。

我怎么办呢？我想不到今天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劝她吧，说什么呢？我痛苦地沉默，只是狠狠地抽烟……

待她平静下来，我才知道，刘局长是过去文教局的老局长，文化革命中受了批判，下放到黑河中学，给桔英担任过班主任。那时候，还是高中班的巩向红，跟县上造反总部林司令夺了县委的权，从此，他便飞黄腾达，成了赫赫有名的大秘书。

桔英哽咽着说：“刘局长结合得早，工作勤恳谨慎。可老说他‘右’，当局长，不当局长用……刘局长对我，象在学校一样关心。常劝我，忍耐点，少说点，多学点……可林主任，还有讨厌的巩，就是盯住刘局长不放；还要我注意刘的言行和接触的老干部，可我没有可汇报的，他们就翻脸不认人，在常委会上，批我不好好学习理论，没有路线觉悟……我，我气得不知哭了多少次……”

桔英一双落泪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用抑制不住的哭音急切地问我：“老赵，你说，我该咋办？咋办呀！”

房子是死一般的沉寂，窗外刮进来山野带寒意的秋风。只有她，那泪水汪汪的大眼，天真地等待着我的回答。

该怎么回答呢？我望着窗台上低垂着头、干枯了的桔花，心上象被谁戳了一刀，绞心地痛。桔英，她曾是怎样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山姑娘呵。这个老红军的女儿，曾把自己金石般的忠贞和火一样的热情，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。可是，现在，是谁把她变成这样一个“活受罪”的悲剧人物呢？是谁唆使她向着自己可敬的老师去戳这一刀呢？！我想到了和桔英同类型的年轻人，本来她（他）们在实践的土壤里，刚刚开始健康地成长。但是，却忽然被这风靡一时的口号，从生活的泥土中拔起，插在花瓶里，成了时髦的摆设和点缀，甚至沦为那些骗子的工具和可怜的殉葬品！而这一切，却冠以“支持新生力量”的头衔，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的青年，吞噬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！

门外又有脚步声，一声低沉的“陈局长！”打断了我的沉思。

五

衣着工整的瘦老头进来了。原来就是刚才帮我找桔英的刘局长。

他向我微微点头。瘦脸清瘦，没有表情。低声问桔英：“票，还没分完吧？”

桔英一看刘局长，背过身，装着找票，抹去了泪水。回过头，眼里交炽着难以抑制的感情的火焰。可是，她嘴唇抽动，却说不出话，竟象大病临身似的，疲困地低垂着头……

“桔英，你，不舒服？！”刘局长关心地问。

桔英摇了摇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票，哦，要票的真不

少，弄得我一中午也没休息，头昏脑胀。”她从桌斗里抓起一把绿红票，“刘局长，我想，先照顾教师学习会看吧。

《山雨》，是专写教师的。我把票给留下哩。你看呢？”

刘局长皱眉皱着，小声地：“桔英，头场戏，先得应付一下各部门的头头。刚才巩秘书打来电话，说林主任得二十来张——他的关系多。还有肉食公司、汽车站、县医院、饭馆老李……哦，还有，省上还来了人，要留前排……”

刘局长说这些的时候，桔英心不在焉，神情恍惚。她忽然打断刘局长的话：

“刘局长，分票的事，我给应付吧。明天，明天教师会，刘局长，你得准备，准备。”她把“准备”二字咬得特别重。

刘局长没能理解桔英的意思，他执拗地说：

“准备个啥子，‘报告’已交林主任审查。我先得把票分下去。各部门的头头嘛，都通天哪，咱哪能惹得起？！教师，改日再看看吧，反正是自己人，做做工作……”

桔英脸胀红了：“刘局长，教师远从山里来，看个戏不容易……”

刘局长一愣，用那小而关切的眼睛盯着桔英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桔英，忍着点。现在，有啥办法呢，慢慢对付地过吧，哎……”他长吁短叹，还想说什么，却用干涩的眼睛，瞄了瞄我，似乎有不便之处，把要说的话吞下肚。

“刘局长，明天，你——”桔英不管刘局长说什么，只是想提醒他。

刘局长低着头，用那细瘦的手指专心地数票，没有理